

医考之路

执考之路
二进宫

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赵禹博

2015 年执业医师考试已经过去，此时此刻，每当回忆起两年中的点滴，反倒有些怀念那原本苦涩的时光。

2013 年夏天，从医学院校毕业的我考取了本校硕士研究生，同时也开启了两年的执考路。第一次踏入临床工作的我，每天都十分忙碌。转眼间，执考就来到了眼前。习惯了校园考试的我对于执考并没有做充分准备，执考内容的广度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。第一次考试成绩出来时，我遗憾地以 1 分之差没能通过考试。周围师兄和同学都安慰我是运气不好，而我自己却深知，在医学这条道路上，没有运气，更没有捷径。

尽管执考失利是一次不小的打击，但也给了我重新梳理自己的机会。回到临床工作后，我再一次踏上执考之路，临床一线的工作十分琐碎，每一天都转瞬即逝，而这一次我吸取上一次的教训，每天无论几点回到家中都要备考，坚持一段时间下来发现，备考不但没有让学业停滞，反而对平日的工作是一种促进。

医学是一门经验性学科，无论教科书写得多么精彩和生动，也不能和临床中真真切切的病例相比拟。每天从网络上、书籍中去寻找自己在病房中看到的问题答案，在复习中找到相应的知识点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结合，整个复习过程避免了许多枯燥的背诵，很多知识点都变成生动的临床病例印在了脑海中。

这次的考试已经过去了，两年的执考之路为我点明了前进的方向。作为年轻医学生的我刚刚走上这条医学之路，执考不是终点，它只是医学生开启医学之门的第一把钥匙。

有奖征文

指导：中国医师协会
主办：《医师报》社
协办：张博士医考中心

奖项设置：

一等奖：3 名，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。
二等奖：5 名，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。
三等奖：10 名，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。
纪念奖：10 名，2016 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6 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

“小樵夫”在美国

伦道尔太太的感恩节连载（二）
“拿没人讲的理将了两位年迈患者的军”

▲ 美国南加州大学临床医学教授 乔人立

伦太太拒绝与社工交谈

伦先生情况一天天好转，心、肝、肾功能逐一恢复，血钾保持正常。他身上的管子一个个拔去，连着的机器一个个减少，越来越像个活人。然而，虽然他的肺炎和胸水已基本消散，呼吸衰竭却不能彻底纠正。每次试图减少通气机支持程度，伦先生便心跳加快，呼吸急促。很显然，这是他肺气肿和重病后肌无力的综合表现，虽然可能恢复，但一般要 6~12 个月。我叫社工给伦先生找个能管理长期人工通气患者的护理院。

社工人员奔走一个星期，为伦先生找到两家可以接受他的护理院。一处是公立，完全接受社会福利，公共汽车可直达。另一处是私营，在社会福利以外，患者要自行承担一部分费用，而且较远没有公交车。伦太太已不能开车，计程车往返要 50~60 美元。不想看过两处护理院，伦太太却拒绝转院。社工护士轮番谈过，伦太太干脆拒绝和社工说话。

让人头痛的谈话

社工没辄，找我去说服伦太太。我是主管医生，又是 ICU 负责人，推脱不掉这场让人头痛的谈话。拖了几天后去见伦太太，先介绍一番伦先生的状况，然后强调伦先生治疗方案中已没有什么真正的医学问题。剩下的就是补充营养，调理恢复。总之，伦先生已不需要住在 ICU，但普通病房不能管理人工

呼吸，因此应该转院。

伦太太说想让伦先生在我管理下再恢复一段，好快点脱离通气机。

我解释说，短期内完全脱离机器的可能性不大，而且各处医生学术标准都是一样，那里一定有够格管理通气机的医生才会接受这样的患者。我告诉她，ICU 都是重患者，待在这时间太长，也许反而会传染上病。

伦太太没了借口，变得非常沮丧，道出实情。原来伦太太年轻时是推销能手。伦先生坠入爱河，辞去工作，专为她开大棚车。老两口没儿没女，浪迹天涯，浪漫一生。不到六十，老人认为积蓄已足，提前退休。定居在圣玛台欧，租下一套顶楼大公寓，准备安享晚年。

不想硅谷经济奇迹，吸引全国全世界的高人潮水般涌来。湾区房价飞涨，房租跟着“腾飞”。退休的人坐吃山空，好在老两口的开销就是衣食住行，勉强还可应付。如今面临选择，伦太太不喜欢那公立护理院，不忍心把老伴儿送去。可要去私立，每月自付部分再加上往返交通，又是几百上千的额外花销。伦太太捉襟见肘，难以负担，因此犯难。

听了这话，那时同为硅谷无房产的我深有感触。然而，伦先生已在 ICU 住有 6 周有余，每天仅基本床费就超过 1000 美元。像这种稳定的情形，社会福利几乎肯定拒付，所有开支都会变成医院自己负担。我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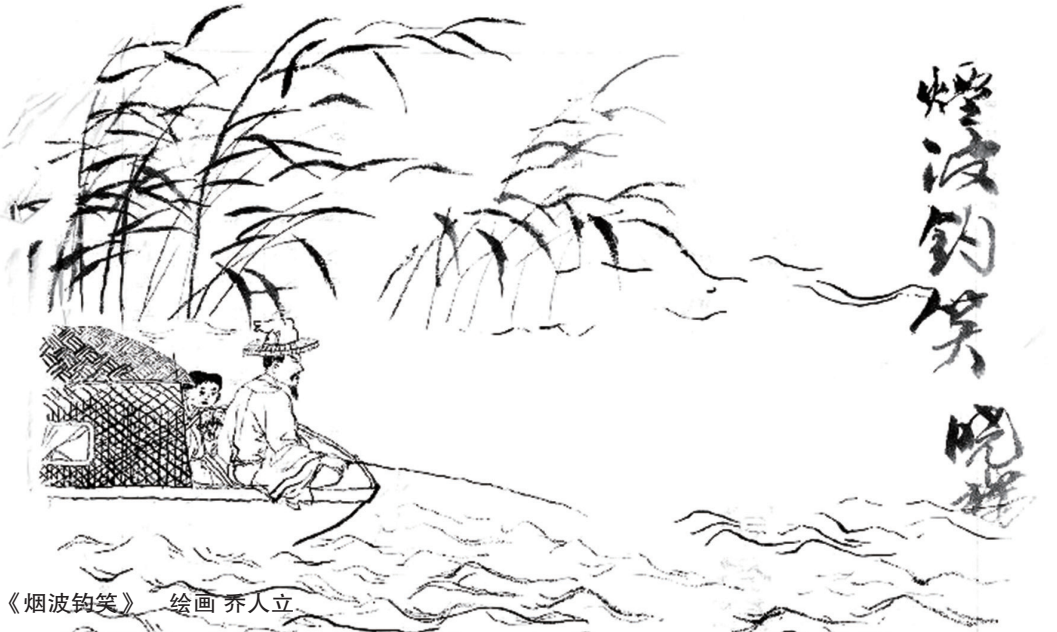
好实话实说，告诉伦太太社会资源要大致平均分配，一个人无缘无故占用太多，可用于他人的就自然而然地减少。

伦太太听了这话，木呆呆地看着我，说：“我倒没想这一点。”

医生的无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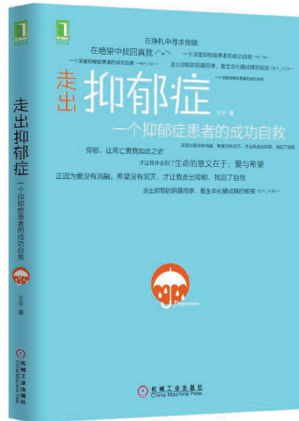
家属会后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世上投机钻空、假证真作、装疯卖傻，在美国社会福利大锅饭里混事发财的患者和医生多得是。缠不过这些无赖的人，我自己也昧心地给人开过假证明。看了伦太太的反应，我只觉得可叹，道理只能讲给懂理的人，因而约束的也都是好人。可惜我所处的位置又不能不这么说。

会后伦太太同意签字，当晚伦先生便转到私立护理院。第二天上班，不见了伦先生。每次走过一号床，心中都不免愧疚，觉得我把伦老两口踢出门外。我小时候有次病重，母亲背我赶到医院。那医院墙上大书“救死扶伤，为人民服务”，可押金不够，竟被拒收住院，几乎耽误。为此至今母亲余悸未消，提起那家医院便咬牙切齿。在美国，医院可以尽情发账单讨帐催帐，但无论如何，如果患者不同意是决不能强制出院的。伦太太若坚持不签字，谁都无可奈何。我却点透红尘，拿没人讲的理将了两位老者的军，过了好长时间，仍不能释怀。



《烟波钓笑》 绘画 乔人立

读书窗



推荐人：叶雷

推荐指数：☆☆☆

推荐理由：

“抑郁的目的在于迫使你停下来弄清楚自己是谁，将走向何方。它要求你给自己定位，这虽然痛苦，却是产生转变的驱动力。”《走出抑郁症：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成功自救》的作者王宇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，从“受伤者”变成了“疗伤者”。父母离婚、成绩下滑、转学，在逃避中迷茫，在堕落中绝望，在不能自拔中尝试自杀……但幸运的是，自助者天助，他走出了抑郁症，现在已成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

作者在书中，交替曾经的患者和现在的心理咨询师两个身份，以和自己心灵对话的形式，一点点揭穿抑郁症的外衣，读起来特别亲切，是让人感到温暖的书。

成功自救的过程，也是科学认知的过程。因为抑郁症并非单纯心理问题，而是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器质性疾病，大脑中缺乏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。

实际上，走出抑郁症的过程，正是理想化自我、真实自我和现实自我不断战争的过程。无论是抑郁症的治疗，还是自救，关键都在于停止三个自我的战争，接纳真我。抑郁的漩涡中，魔鬼就是绝望感和隔离感，所以，抑郁症患者很难纯粹自救，书中作者特别提醒“亲人可以做点什么”。生命的本质是成长，成长的目标是成为自己。走出抑郁症是一场寻找自我的旅程，帮助他人走出抑郁也是自己回到真我的旅程。抑郁不过是场心灵上的感冒，美好的日子很快就能回来。

更正

本报 10 月 15 日第 11 版，《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的感激》一文中，因编辑失误，“之间她身穿黑呢子半长大衣”中，“之间”应改为“只见”。特此向作者和读者致歉。